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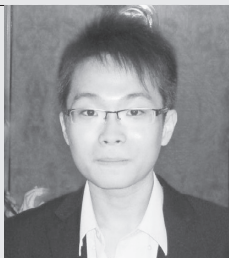
散文組

冠軍

李浩榮

## 個人簡介

九十後，應屆中七畢業生，正等待大學的收留。近獲第三十六屆青年文學獎新詩初級組冠軍及兒童文學公開組傑出少年作家獎等。信仰藝術和上帝。



## 山中札記

縱是疊嶺層巒，龍虎山畢竟與太平山不同。小時候寫太平山，一草一木綻放的盡是火樹銀花，恍如人民大會堂裡一道大紅大紫的屏風；喬木叢中數幢別墅都刷得濃裝艷抹，鋪錦列繡。雖嫌雕曠滿眼，香港人還是愛那綠成翡翠的吉祥。因是十里洋場中環的山上。以上環為分水嶺，掀開的又是另一種的光景。龍虎山山坡種的是港大陸佑堂前的一排又一排的椰樹，染的是許地山從南洋帶回來的空山靈雨，是《落花生》後屋裡的實而不華。虎踞營盤，龍遊西環，若不是港大校徽上的青龍白虎蹯得四平八穩，亦莊亦雅，龍虎山的山名就龍鍾得很。

龍應台寫《大江大海》時的書桌正在龍虎山麓藍瓦粉牆的柏立基書院，有時寫至半夜三更，女俠居然也怕了窗外的千山落葉，岩岩瘦臉，百結愁腸的氣氛，充耳不聞山上怪力亂神的傳說。這段旭龢道是我平日行山的起點，曲徑斜坡上的洋紫荊四季如春；但夜深人靜，燈火闌珊，映照得紅蕊赤瓣像《聊齋》裡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是為午夜回門的新娘掌燈，還是不幸跌死於此的王賡武校長之髮妻在梭巡呢？旁邊的溪澗氣喘如牛，此情此

景，想到的是新娘潭洪水橋下索命的冤魂。未知龍教授都聽過這些香港的郊野誌異沒有？

劉禹錫在《陋室銘》中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除了八仙嶺外，香港的山水大概都與仙家斷斷無緣。江西的洞天福地龍虎山乃張天師騰雲駕霧之處，香港的龍虎山則是海盜張保仔的賊窩，同名同姓，只是水土不同而已。有一趟和同學阿祥改在瑪麗醫院那面的西磴登山。行至山腰，阿祥喚我細看藤蔓下的牆壁，定睛一看，剝落的牆身原畫了一幅大肚佛像。行山時遇見洞穴、墓碑我都不怕，但一看見這佛像，便勾起了電影《倩女幽魂》中千年老榕氣根纏人的畫面，整個人就雞皮疙瘩，心緒不寧。原以為是行山的公公婆婆膜拜的土地山神，後來才曉得大有來頭，乃轟動一時的龍虎山謀殺案後為超沒亡魂畫的。案中的兇手是一名被棄於山野的智障人士，翻過歷史圖片，長相與梁山泊的李逵相差無幾。深林冥冥，中國似乎只有窮山惡水才能容得下淪落天涯，落草為寇的可憐人。阿祥日後多次約我從那面登山，我都拒絕了。

類似白天見鬼的事行山的時候也遇過。那段是龍虎山與摩星嶺的交接處，立於千刃之上往下鳥瞰，一片形形色色的基督教墓林靜穆如山。猶記正是七月前後，炎炎火日，我和阿祥皆瞥見一位藝高膽大的「男子」坐於崖邊的礁石之上，但電光火石之間便已煙消雲散。後來跟同學聊起這經歷，有些理科的高材生解釋可能是「海市蜃樓」的緣故。阿祥聽了總說：「龍虎山又不是《西遊記》裡的火焰山。我看這文化沙漠住久了，人的思想也變成槁木死灰，夏蟲不可語冰。倒是那鬼懂得忙裡偷閒，遠眺藍巴勒海峽，望著海一片，愜意極了。」

高崗上的鬼魂已茫茫不可尋了，遺下的叢林廢堡亦鏽化已久，青苔已厚，軍人已走。暗香疏影灑滿遍地的並不是甚麼種子，而是玩具鎗的塑膠子彈。初中的時候穿著鴨屎綠的童軍短褲來山上集訓，規定不許開手電筒從雜草叢生的小徑摸黑下山，摔得屁股通是泥濘，倒不及那些「狩獵」的玩得興致勃勃。這些一

代又一代的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我一向都避之則吉。然幾年來仍陟彼岵兮，欣賞的是文字的綠意：坐在綠茵的草地，倚著蔭涼的炮台，讀著劉克襄的新詩：

碉堡中，他從褲袋裡摸出一顆彈珠  
暗綠而透明的小珠……

一隻朱背啄花鳥就從眼前掠過，飛進了炮陣罅隙的壁孔，我彷彿回到那「昭和廿二年」。

不要誤會烽火起處，兩步開外的燒烤場星期日的碳火依然嫋嫋，台灣相思樹上的米字旗已望風披靡，冉冉升起的是童軍的軍旗。龍虎山的燒烤場位處山頂，不像香港仔、淺水灣一架巴士便可以長驅直入，少了些粗口爛舌的蟻聚蜂屯，添上是水聲樹影的鶯歌燕舞。有些同學不敢再上來燒烤，就是怕了最後一段遙遙無期的幽篁石級。然我獨愛這片茂林修竹，小丘上望著維多利亞港，隔江隔院，思考的是竹林七賢大道多歧的鏡花水月，眼界就隨著海岸線拉長，腦海煙開的是海外升學同學的身影：

自你走進深林以後  
就只留下一枝清秀的竹竿  
我見根還矯健  
便種在你走過的路邊  
希望有一天會長出竹或葉來  
開得漫山遍野，鬱鬱蔥蔥  
我要你從遠方看見  
那是嶺南的山水  
是我們相識的地方  
——《毛筆》

印象最深的是中三的中秋上山燒烤，阿祥遲到，要一個人漏夜走

過竹林，我們同學看他跑得喘息不止，笑他是否聽見娥皇、女英啼竹之聲，阿祥連忙說感到身後有青竹蛇追他，更引得我們哄堂大笑。儘管那晚煙月朦朧，年少無知哪有甚麼千里嬋娟可言，飲飽食醉，圍坐爐邊煲蠟就樂透了。興之所致，同學隨手撿了些枯枝落葉來燒，只是剛逢雨後，柴火如風中之燭，「辟嘸啪嘸」的爆竹之聲至今仍言猶在耳，那晚的山中夜話，便成了我們心中的靈山，尋找的故鄉。

行山的時候少不免與蛇蟲鼠蟻打文道。有趟忽然感到鞋頭被踩住，發現原是一條半節手臂長的蜥蜴，回過神來，蜥蜴已斯斯然跳開了。事後左思右想，是我那椿木般的腿使它誤認為連理枝嗎？阿祥喜歡尋幽探秘，愛挑些人煙俱杳的山路來行，幸好他總是走在前面，為我戳破了很多難纏的蜘蛛網。可能跟蝴蝶破繭而出的感覺差不多，一層的剝落勝似一番的清明，回顧鑲金的銀絲，身後的破網裊著的是一幅流動的城市風景，看慣了也不知孰真孰假。路上有兩所沒有人住的屋邸，凡人靠近，裡面即狗吠喧天。隔著鐵閘，以為狗是聞聲而嘯。無意一次在其中一間屋邸對面坐下來，一隻西施狗跟著主人走過，又傳來一陣狗吠，我抬頭望見屋頂上站著一隻狼狗目露兇光地監察著路面。那一吠卻教人聽得荒涼。

有時和阿祥笑說行一次山，就像做一趟假洋鬼子。因為來行山、跑步的許多是外國人，看見人家和小狗跑過小橋流水，留下是美國鄉野小鎮的恬然自得。大陸的親戚見我鍾情行山甚是奇怪，待我回鄉也帶我行一轉。行的是瀝青鋪的通衢大道，烈日當空，左右兩旁竟無一樹可供乘涼，原來路是開給官員駕車上山祈福用的，不是為人行的。最初行山是跟著父母上山抬著山水回家，總覺得不及超級市場買的礦泉水來得甘甜；泉眼旁邊晨運客種的蘭花已飄不起殘香，一群師奶載歌載舞更是格格不入，倒是做到了漁農署標榜「郊野公園」的作用。

我很少獨自行山，多年來要感謝阿超和阿祥兩位竹馬之好風雨同路。他們經常說：「有心去的話，風雨無懼。有心的話，天

朗氣清也不出發」，說得痛快。有天天文台已懸掛了一號風球，我們見風雨未至還傻乎乎的繼續上山。落山的時候突然大雨傾盆，兩把大傘還未打開已骨骼盡斷，眼見形勢不妙，阿祥卻仍挑一條嶮巖的山路來走。猶豫間，列缺霹靂就打在前，嚇得我們屁滾尿流就奔下山。八方風雨匯流，也分不清哪裡是路哪裡是澗。世情變幻，我們仨人已很久沒有約齊去行山，但任他怎樣雨打風吹，動搖不了的是我們笑傲多年的默契。

走過龍虎山北界的夏力道便是太平山。也不知道是否假山假水，山頂的瀑布潺弱得像患了前列腺炎，恐是壞了香江的風水命脈。以前阿祥一到凌霄閣頂層，便鬧著要灑水下來，他是「狂人」，飛流直下三千尺的壯舉實非我敢為也。但現在登上頂層是要收費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要夠豪氣才能一嘗。

都寧願多走幾步上山頂公園。山下仰見頂峰居霧若帶，但走進其中，如夢幻泡影，卻抓不住甚麼。一位同學知道我常行這段路，問起我路邊的含羞草依然茂盛如昔嗎？我留意了好幾次，卻遍尋不獲，只有在也斯的《含羞草》裡才看到山頂那株蒼蒼采采的模樣——寫時為一九七七年。公園裡修葺得整齊齊的洋紫荊圖案是我們九零後出生一代的烙印。難得山頂公園有一片空地，答應過和阿祥來放風箏，我思前想後說纏住了峰頂的發射塔就麻煩了。這兩年中五、中七考試功課都應接不暇，已少了行山的閑情逸緻。念記起坐在公園的木椅上，望著薄扶林水塘的日子，塘邊的馬房已久而不聞其臭；鷹擊長空，我仍清楚記得那蒼涼的眼睛在身旁一閃而逝的情景。山中剩下的盡是同學少年崢嶸歲月的回憶。

### 作家評語

**劉克襄：**對行山自有一套生活哲學和情感，透過古典文學的涵養，再加上學院的養成，細膩而生動地將香港的山賦予新意。這種香港式的行山和面對自然的生活隱然有形，呼之欲出。殊少見於內地亦難見於今台灣之登山文學，或可謂香港文化之一。作者年紀甚輕即有如穩重、矜持的筆力，實屬難得。

### 獲獎感言

去年看到城市文學的徵文啟事時，距離高考只剩下四個月了。風頭火勢本該堅壁清野專心溫習，但我一安靜下來，又總是聽到一把聲音催我執筆書寫。不曉得是大自然還是藝術的魔力，《山中札記》是我不得不寫的。

文章所述的多為平日行山的所見所聞，草草落筆，原以為是寫不長，結果卻幻化出這許許多多的新奇花樣。

文中的龍虎山就在我家的後面，學校的對面，長年與山為伴，雖學不了青山的宅心仁厚，倒是感染到那份孤獨清謐的氣氛。高行健先生在《靈山》說過，每個在城市成長的人，都希望找到一個故鄉。我想香港的龍虎山就是我最深處的靈山，最純樸的故鄉了。

感謝三位評判，三位我喜歡的作家，給我此獎，殊感欣然。